

569

春秋戰國異辭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吳辭卷三十五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史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  
歷之兄也季歷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  
昌於太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

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

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  
餘家立為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  
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  
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  
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  
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  
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  
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



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

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

頗高卒子句卑立

索隱曰燕周古史考轉作柯轉頗高作頗夢句卑作卑軫

是

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號也句卑卒子

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

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

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

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

伯至壽夢十九世

壽夢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

吳越春秋

壽夢二年

當魯成七年

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適吳教吳用

兵乘車令其子為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楚莊王怒

使子反將敗吳師二國從斯結仇於是吳始通中國而

與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壽夢與魯成公會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  
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狐在夷蠻徒  
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十六年楚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  
山而還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

以上俱吳  
越春秋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同母昆弟長曰諸樊  
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小而賢三兄皆愛

之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于札臣請耕于野王曰昔周之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且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於季札諸樊曰敢不如

命壽夢卒

左襄十  
二年

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

諸樊新  
序作過

說苑作謁  
史記  
合說苑吳越春秋

諸樊

世本諸樊徙吳

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曰昔前王未薨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于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札賢欲廢長立少重發于口雖然我心已許之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于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立季歷二伯來入

荆蠻遂成為國前人誦之不絕于口子之所習也札復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  
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之義吳人固  
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乃為約曰請無  
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季子季子賢吳則可  
以興皆曰諾乃兄弟相繼諸樊驕恣輕慢鬼神飲食必  
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

合史記吳  
越春秋



秋吳伐楚楚敗我師

四年晉平公初立

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

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

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史吳世家 按越絕書毗陵故為延陵 吳季子所居

餘祭

餘祭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

史在餘祭之十

年慶封數為吳伺察故晉楚伐之吳王餘祭怒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乃伐吳至乾谿吳擊之楚

師敗走

以上吳越春秋

吳王餘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以

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

史吳世家

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美猶未也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  
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  
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沍沍乎大而婉儉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  
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  
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偏遠而  
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  
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  
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

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  
衛說蘧瑗史狗史鰭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其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  
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居  
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  
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  
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

史吳世家

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

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

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

史吳世家

韓非子

荆王

楚靈王時事

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荆

之師

吳餘祭十一年事左傳昭公五年

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使

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

將以女釁鼓其何吉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

下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  
殆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  
蓋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  
且使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  
且於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說苑 秦與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與  
言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  
笑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

為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  
不復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  
者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蒙於鐘死者而如有  
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  
而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  
使而絕人之好啟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  
為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此按

即前事  
之辨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

史吳世家

### 餘昧

四年王餘昧卒

當魯昭十五年

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于是

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

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

王

公羊傳以僚為壽夢庶長子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

吾父兄弟四人次當傳之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

立即不傳季子則光真適嗣當立故陰納謀臣賢士欲

以襲王僚

史吳世家

餘昧立四年卒

餘昧說苑作夷昧

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

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

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

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

吳越春秋

說苑

至公篇新序略同

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行不在庶

兄僚曰我亦兄也

史以僚為夷昧子

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

還復事如故過之子王子光不悅曰以吾父之意則

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嫡也當代為君僚何為者

王僚

王僚二年使公子光伐楚以報前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光懼因拚復得王舟而還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公子光客之

以上吳越春秋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



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史吳世家

新序 卷七 季札聘晉帶寶劔以過徐君徐君觀劔不

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已心許之矣致使於晉及反則徐君死于楚於是脫劔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劔不言而其色欲

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吾心也愛劔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劔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劔於是季子以劔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劔兮帶丘墓

地志 山東東阿張秋城南相傳季札吊徐君處以括地志考之在泗洲徐城者為是然墓旁挂劔草亦奇跡也草形似劔可療心疾

地志

常州府

季札墓在江陰申浦孔子題其碑曰嗚呼

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越絕書毗陵上湖中冢者延

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

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于

禮也其合矣乎

檀弓下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謂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韓詩卷十

高士傳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

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

曰何子自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  
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  
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

吳王王僚也

客有言之於王子光

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  
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  
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  
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

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

子光也退而耕於野

呂覽  
首時

伍胥未至吳而疾中道乞食

張勃曰子胥乞食  
處在丹陽溧陽縣

至於吳

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

吳王久之 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

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

吳王曰彼伍子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

自報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



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退而

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

史伍子胥傳

越絕書 子胥至吳徒跣被髮乞于吳市三日市正

疑之而道于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于

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

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

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

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

無罪而平王殺之并及其子尚胥遯逃出走唯大王  
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  
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  
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死不赦子胥居吳  
三年大得吳衆吳王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  
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于是止

越絕書

紀策

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賢之以為上客

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得無衰

極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  
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子胥曰難乎言

哉邦其不昌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  
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  
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有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  
死佞諛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  
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九  
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

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為隣同俗并土西  
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于斯必  
將為咎越有神山難與為隣願王定之母洩臣言

吳越春秋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  
于市市人觀之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  
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  
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  
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伍胥勇而且智

彼必復父之仇來入于吳陰欲養之市吏與子胥俱  
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  
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  
之每入語語有勇壯之氣稍道其仇有切切之色王  
僚知之欲為興師報仇公子光謀殺王僚恐子胥害  
其謀因讒伍胥之謀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其  
私耳王勿用之子胥知光欲害王僚乃曰彼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

師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政非以義救急  
不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  
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于野求勇士  
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媼乃得勇士專諸

吳越春秋 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  
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  
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夫子何怒  
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

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  
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  
背知其勇士陰結之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  
進之光既得專諸禮待之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  
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  
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有子四人長則光之父也季  
曰札最賢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亡  
在諸侯未還宜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

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非用有力不能安  
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  
近臣從容言于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  
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損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  
而恃力知進之利不知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  
之并力惟夫子詮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何意也  
光曰否也此社稷之言也惟委命於子矣專諸曰願  
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必



先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是甘  
光曰好嗜魚之炙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  
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  
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于  
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以解殺建之過

吳越春秋  
與左氏

稍異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史吳世家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

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

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

史吳世家

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

之父兄為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

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

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

史吳世家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有子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

坐泣于室

吳越春秋

十三年春

昭二十七年

吳因楚喪伐之使其二弟公子蓋餘

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濞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

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于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

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

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

專諸

託其母子于光也

而兩弟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頓首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飲王僚使兵陳于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立侍皆持鉞酒既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于炙魚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諸擘魚手匕首刺王僚僚立死左右殺專諸鉞交于匈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為王是為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上卿季子至曰苟  
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  
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  
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  
兵遇圍于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

楚封之于舒

史吳世家及專諸傳  
左昭二十七年文小別

與

吳越春秋 十三年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使公子

蓋餘燭傭以兵圍楚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

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  
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  
吉凶專諸之事于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于是  
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  
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直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  
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內無  
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于窟室  
中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

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  
可不慎王僚乃披棠鍬之甲三重使兵衛陳于道自  
宮門至于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  
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裏  
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

吳地記僚好炙魚非專諸炙不食公

子光潛以百金令專諸進魚置匕首于炙魚中刺僚死

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

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胷斷臆開匕首  
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

衆士擾動公子先出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先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是前入之道也

說苑至公篇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

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故曰延陵季子復

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聞之以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史記

伍子胥傳

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六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吳

闔閭

闔閭

左傳閭作廬  
史世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

聞於諸侯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  
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垂

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  
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于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  
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  
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義之臣何  
足處于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  
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在東  
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  
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

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其術奈何子胥曰  
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  
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  
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隣國者乎子胥  
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  
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  
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  
以絕越也立閭門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立蛇門以象

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閭門以通天氣

因復名破楚門

吳地記闔閭門高樓閣道後由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

欲東并大

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

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鯨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

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于吳也城

郭以成倉庫以具復使子胥習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

用請干將鑄名劍二枚

吳越春秋八篇兵技巧

漢書雜家伍子胥

吳地記 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四十二里

三十步小城周八里二百六十步陸門八以象天之  
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  
道六衢是也西閭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  
北齊平二門不開東門者絕越之故也

地志 秦伯城在無錫縣梅里自太伯至王僚並都

于此闔閭自梅里始徙都于姑蘇

即今  
郡城

曰閭門者夫

差以天門通閭闔故名曰胥門者子胥死請抉其目  
懸此門以觀越兵之入曰盤門者吳嘗刻木為蟠桃

以厭勝越或云水陸盤曲故名曰齊門者吳聘齊女  
女思齊而病乃起望齊門令女游其上

吳越春秋

干將者吳人也

列士傳干將子  
赤鼻者廣三寸

與歐冶

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  
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  
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  
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  
銷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劍聞于王使



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  
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毋得  
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不銷夫妻  
俱入冶鑪中然後成物至今即山作冶麻經姦服然  
後敢鑄金于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  
曰師知燥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  
剪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  
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

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之會魯使季孫聘于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鏐中缺者大如黍米嘆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鈎者衆而子獨求

賞何以異於衆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  
而殺二子釁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  
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  
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于口兩鈎俱飛著父之冑吳  
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負子乃賞百金遂服之不離身  
越絕書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干將劔歐冶僅女  
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搜神記 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劔三年乃成王怒

欲殺之劔有雌雄其妻當產夫語妻曰汝若生男大  
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劔在其背於是將雌  
劔往見楚王王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  
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劔三年乃成王怒殺  
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劔在其  
背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低石之  
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劔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  
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購之千金兒亡去入山行

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悲耶曰干將莫邪子也客曰聞王購子千金子將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三日三夕不爛頭蹕出湯中瞋目大怒王自往臨視之客以劍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

通名三王墓

烈士傳又云為晉君作劍

若此等荒謬極矣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

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為大夫

史吳世家

釋史 吳白喜即伯嚭也此書前曰白喜後曰伯嚭

則似是兩人

楚之伯喜史作伯嚭來奔吳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

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

聞臣在吳而來也吳王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

之左尹號曰郤宛

按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犁昭二十九年楚殺其大夫郤宛

自是二人此以伯州犁卻宛為一人矣徐廣曰州事平  
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詒宛亦姓伯俱非

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而食費無忌望而妬  
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  
家以示羣臣于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却宛之舍  
無忌教宛曰王甚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宛信其  
言及王往大驚曰宛何為者無忌曰殆有篡弒之憂王  
急去之王大怒遂殺宛諸侯聞之莫不嘆息喜聞臣在  
吳故來請見之吳王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

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  
來將何以教寡人喜曰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  
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太王賜其死  
吳王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  
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  
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  
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誰不愛  
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



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  
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

俱事吳王

吳越  
春秋

越絕書

紀策

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

當作  
宗

之孫伯

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于吳是時吳王闔廬伐

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無

所不知因其時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

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功還以嚭為太宰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讐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于是止

說苑至公

吳王欲伐荆曰敢有諫者死舍子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乃懷丸操彈于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日王曰子來何露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榆其上有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

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

王曰善哉乃罷兵

說苑

闔閭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父事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于郢數年而後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

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

伐楚遂敗楚人于栢舉

新序卷九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

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即位慶忌僚之

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無能殺之者

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

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

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

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

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繫執妻

子焚之而揚其灰

吳王偽加要離罪

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

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

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

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

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將拔劍以

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

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

幸活也而汝也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

曰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

灰以便事也便成也臣以為不仁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

不義夫粹而浮乎江三入三出持王子慶忌為之賜而

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

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呂覽忠廉○博物志云要離刺慶忌彗星襲月專諸刺王

條鷹擊殿上

淮南子 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

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

吳越春秋 闔閭二年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

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謀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討其子恐非天意吳王曰昔武王討紂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有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與謀吳王曰吾之憂者其敵有萬

人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也而有萬人之力王曰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臣昔見其折辱壯士椒丘訢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于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有友人之喪



訢恃其與水神戰之勇也於友人喪席輕傲士大夫  
言辭不遜要離與之對坐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  
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  
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于水亡馬失  
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于  
敵而戀其生猶徽色于我哉於是椒丘訢恨怒並發  
瞑即往攻要離于是要離席闌至舍誠其妻曰我辱  
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慎無

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  
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拚要離  
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  
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御  
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  
之過子有三不肖之耻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  
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  
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拚吾頭乃敢大

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乃威我豈不鄙哉於是  
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督者離乃加  
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故以聞吳王  
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  
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  
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  
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  
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  
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  
馬馳不及射之間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  
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聞安妻子之樂不盡事  
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  
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  
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  
妻子焚棄于市要離行怨言以無罪聞于天下遂如

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  
焚之于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  
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吳慶忌信其謀後  
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渡江中流要離力微坐上風  
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  
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曰嘻哉天下之勇士  
也乃敢加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天  
下勇士豈可一日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

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于世何而目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于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地志 吳遣要離刺慶忌離乃殺妻子奔衛慶忌信之遂與渡江投慶忌於水即自殺冢在姑蘇閭門內

秦伯廟南

闔廬立三年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

公子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

史吳

世家

孫子武

齊人漢書孫子兵法八十一篇圖九卷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

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

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

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

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背乎婦人曰知之孫  
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  
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  
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  
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  
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  
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  
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



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欲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武死後百餘歲有孫臏史孫吳傳

吳越春秋 三年吳王欲伐楚未即行乃登臺向南

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志之不定乃薦孫子于王孫子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僻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可以小試乎孫子曰可可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

迴旋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  
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  
其笑如故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  
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  
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望見馳使  
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二姬吾所愛勿斬  
之孫子曰臣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  
受也孫子復搗鼓之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

二隊寂然無敢顧者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亦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子昏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會軍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備謀欲入郢孫武曰民

勞未可恃也

四年伐楚取六與濇

史吳世家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貢而滅其交親乎吳王不然其言

遂破槁李

吳越春秋

吳攻楚子胥使人宣言於楚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楚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

勝之

韓子內儲下

吳越春秋 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使孫武伍胥

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

即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

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

破楚軍于豫章取楚之居巢史伍子胥傳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

胥孫武擊之圍豫章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

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于豫章大破之

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以歸為質

吳越春秋

九年

左定四年

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

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

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

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

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

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

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于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

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



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  
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僂死人此豈其無天  
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故  
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  
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  
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

楚六月敗吳兵于稷

史伍子胥傳  
與左定四年傳少別

越絕書 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子胥兵答平王之

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干鑿漁子進諫子  
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  
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答墓何  
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  
捕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答墓不究也  
吳越春秋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  
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楚天下彊敵也臣與之爭鋒  
十亡存一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奈何伍胥孫

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于諸侯而唐蔡怨之深王必得唐蔡而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謀之唐侯使其子乾為質于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三戰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子無故與王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誰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栢舉闔

閻之弟夫槩晨起請于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  
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  
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  
常楚師大亂敗走奔鄭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  
濟漢會食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左作五戰徑至于  
郢昭王迫于吳將亡與妹季芊出河灘之間大夫尹  
固與王同舟而去奔隨吳師遂入郢 伍胥以不得  
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

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即  
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  
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兵擊鄭鄭定公懼乃  
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  
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  
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  
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者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  
公為何誰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女令于國有能還

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  
從君乞鄭之國子胥嘆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  
致于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  
楚求昭王所在

闔廬興師伐楚至于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  
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  
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楚楚兵大敗走于是  
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奔

郢而吳兵遂入郢

史吳世家

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楚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於庫廬西伐至於巴蜀

北追齊晉令行中國

呂覽簡選

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

却之

呂覽用民

越絕書

闔閭問子胥曰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

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車之輕足騾騎也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韓子說  
林下

吳王闔廬與荆人戰于柏舉大勝之至于郢郊五敗荆



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鏃頭闔廬未之應五人頭墜于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

三千里皆服于吳

說苑指武

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攜幼扶老而隨之各

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淮南子秦族

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  
楚告急于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  
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闔廬  
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

月復入郢而封夫槩于堂谿為堂谿氏

史吳世家

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槩乃亡歸自立為王  
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槩敗走遂奔楚楚昭  
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槩于堂谿為堂谿氏楚

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

史伍子胥傳  
詳左定五年

十月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槁里興兵伐吳

吳在楚越盜掩襲之

吳越  
春秋

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  
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  
即會之大敗夫槩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  
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  
夫槩師敗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欲殺夫

槩夫槩奔楚楚封之於棠溪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

留於淮滢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申包胥之秦求救晝馳夜趨足踵蹠劈

裂裳裹膝鶴倚哭于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

公 左作哀公 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

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

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大驚曰楚有賢臣

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若臣亡無日矣為賦無衣

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無厭王不憂隣國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焉若楚遂亡于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之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于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史記 始伍員與申包楚為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

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  
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  
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日子之報讎其  
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  
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  
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  
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  
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

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吳越春秋 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

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  
於僂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  
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  
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裂裳裹膝鶴倚  
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素沈湎不恤

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  
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野使來告急如  
此七日桓公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  
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  
衣與子同袍王子興師與子同讐秦伯為之垂涕即  
出師而送之

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  
戰暴骨草野焉不收而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



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而  
起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  
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者  
孫武曰吾以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平王墓割戮其  
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以來未有人臣報仇如此  
者也行去矣吳軍去昭王反國

吳越  
春秋

吳越春秋 子胥過漂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

嘗饑于此乞食于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死將

欲報以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

地志溧陽縣有投金

瀨即繫漂女飯子胥處

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

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于此遇

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恐事泄自投于瀨水今聞伍

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

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

吳越春秋 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帥將至治魚為鱠

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

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  
闔閭造之也諸將既從楚還因更名閭門曰破楚門  
博物志 吳王江行食膾有餘棄于中流化為魚今  
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骨長數寸大者如箸猶有膾  
形

越絕書 楚昭王使使者報子胥于吳曰昔者吾先  
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  
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子大夫

何不来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  
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  
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  
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還報昭王曰子  
胥不入荆邦明矣

吳地記 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齊景公  
以女妻之終纍早亡每思家因號齊門後葬常熟海  
隅山隅一作虞東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葬畢化白

龍冲天而去今號為母塚墳 又云海虞山有二洞  
穴穴側有石壇周廻六十丈山東二里有石室太公  
呂望避紂之處

吳越春秋 闔閭復謀伐齊齊景使女為質于吳吳  
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病闔  
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  
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于虞  
山之巔

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冢

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

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吳越春秋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

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

殺吳王痛之葬于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

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

白鶴于吳市中今蘇州有鶴市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

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

之又列女傳

地志 閻門外鶴市吳王有女自殺王痛之厚其葬  
舞白鶴于市萬人聚觀遂使俱入墓閉之 齊門外

吳王有畜雞城

吳越春秋 又 閻閻有女哀

疑是夫 差女

怨王先食蒸魚乃

自殺王痛之厚葬于閻門外

越記云閻閻葬女于 却西名為三女墳

其

女化為白鶴舞于吳市千萬人隨觀之後陷成湖今

號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湖西二百步有流杯亭

閻閻三月三日泛舟遊賞之處

吳地記 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闔閭使  
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  
啟王曰初入洞口狹隘偃僂而入約數里忽遇一石  
室可高二丈常垂津液內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  
書三卷持回上于闔閭不識乃請孔子辨之孔子曰  
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人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經  
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水波濤又有異  
蟲撓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鳥前去不得丈人姓毛



名萇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壇存焉

靈寶要略 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

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

文不可識令人齋之問孔子孔子曰此洞庭禹書也

丘聞童謠云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

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

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

莊子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葦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夫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越絕書 闔廬宮在高平里

述異記 闔閭構水精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

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  
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  
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  
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  
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止

說苑  
正諫

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夫差日夜告  
于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者此計在君耳

伍子胥曰我入則決有頃闔閭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  
曰臣聞祀廢于絕後興于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  
王欲立太子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

秦字  
衍

闔閭曰夫差

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于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  
端于守節敦于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  
從子遂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國自治宮室  
立射臺于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  
游臥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

鮒山晝游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大長

洲斯為闔閭之霸

吳越春秋

十一年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

來乃去郢徙于郟

史伍子胥傳事見左定六年少異

吳越春秋 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楚懼吳兵復

往乃去郢徙于蔿若

左傳蔿若作郟

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

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槁李越使死士挑

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到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

報越

史吳世家

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于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事詳左定十四年少別夫差既

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

史伍子胥傳

越絕書

地吳

闔廬冢在閭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

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

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

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

吳地記云金精化為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寶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

擊之不中悞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於今虎喙唐諱虎錢氏諱嚠改為許墅劍無復獲乃陷成

池今號劍池踞其上故名

地志秦始皇將發闔閭塚有白虎皇覽冢墓記云闔閭墓鑄銅為槨

述異記 闔廬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

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  
隻

韓詩外傳 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築  
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亡死越王  
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  
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六